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回顾与展望

姜 伟[1] 秦丽莉[2]

（1.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英语教育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提　要：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为解答新时代外语教材研究疑问提供了有效指导。本研究重点评述了生态系统理论、课堂生态理论和生态给养理论的理论模型及其指导下的外语教材研究。研究发现：现有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在研究焦点上继承生态学的研究范式，重视研究参与者与教材和教材开发 / 使用情境之间的关联；研究主题以教材使用研究为主，教材开发、教材评估和教材史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以质性个案研究为主。文章最后整合三种生态理论模型，并基于此前瞻未来发展方向，探讨了如何将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应用于解决教材研究中所出现的现实疑问。

关键词：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教材研究；课堂生态理论；生态给养理论；生态系统理论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provides effective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research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外语教材研究项目“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多模态内容的生态给养研究”（编号2022LN0004）、国家大中小学外语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全球外语教材研究与资源建设：多维视角下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编号2022SYLZD014）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编号2020SYLZDXM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伟，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秦丽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英语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classroom ecology theory, and ecological affordance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guiding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xisting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heri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ecology,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the context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use.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are centered on materials use, with less emphasis on materials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primarily involve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integrating the three ecological theoretical models and, based on this, anticipates future directions, discussing how to apply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to address practical issues in materials research.

Key Word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teaching materials studies; classroom ecology theory; ecological affordance theory;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1. 引　言

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思政的双重赋能作用下，新时代外语教材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同时也伴生了许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不同形态教材资源在线上线下、课堂内外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新形态教材使用背景下师生之间是何种关系？师生互动如何影响彼此的教材使用行为？教材中的文化、情感、道德和价值观等非知识性内容与教材使用者所处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非知识性内容在教材使用中是如何转化的？转化效果如何？（徐锦芬，刘文波 2023）。此外，已有文献梳理表明，国内教材研究缺乏理论支撑，现有理论视角与当前教材动态变化的复杂形势之间严重脱节（陶伟，古海波 2020；常畅，杨鲁新 2023；杨港，匡琼琼 2023）。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外语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教材在该系统中占据重要的生态位，是教师开展教学的主要依据和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因此，教材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生态系统中，探讨教材与系统内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教材本身在该系统内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中介功能（束定芳 2023)。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发展现状，并基于此展望未来发展道路，意在抛砖引玉，为国内教材研究者提供思路。

2. 生态视角

教材研究常采用的生态视角涉及生态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两个主要的学科领域，鉴于二者对“生态”的解读有所不同，容易让人混淆，因此有必要在此加以区分解析。

生态语言学继承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反映并建构现实（Halliday 2001: 179），因此有必要解构语言表征以“揭示语言对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改善人们的生态行为，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何伟等 2021：332）。现有生态语言学指导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利用生态（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教材中的动物话语表征、环保话题和教材生态评估模式构建等相关议题（如 Zahoor & Janjua 2020；常远 2018；何伟，沈维 2023）。教材是落实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标的抓手，从教材的话语分析着手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生态意识，进而促进生态教育目标的实现。

教育语言学下的生态视角来源于更加宏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范畴，重视参与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性，反对主客体二元论，强调整体性、全局性的外语教学生态观念（van Lier 2004，2008，2011；杨金龙，梅德明 2019）。教育语言学指导下的生态视角秉持以下四条语言教学原则：（1）语言学习和使用的涌现性（emergence，即简单元素向复杂系统的重组）；（2）给养（affordance，即环境为个体配给的行为可能性）在环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境中的关键作用；（3）语言在教育事业中的调节作用；（4）语言学习体验的历史性、主观性和其内在的冲突性（Britton & Austin 2022: 231）。

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与生态语言学视角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指导下的教材生态研究沿袭教材分析的方法，关注教材本体中固有属性的呈现内容和呈现方式，脱离教材使用情境和教材使用者，且多以研究者的单一视角展开。相比之下，教育语言学指导下的教材生态研究则依托特定的教学情境，更加关注教师和学生视角的主观表达，旨在探索某一特定的教学现象或解析教育规律。尽管外语教材的生态话语分析具有价值，但仅从研究者视角分析教材中的生态内容是对教材的单向阐释，且存在过于关注外语教材中细枝末节的现象（肖磊，王宁 2021）。因此，本研究中的述评将重点聚焦于教育语言学指导下的外语教材生态研究。

3. 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

文献梳理发现，在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存在三大理论支柱，分别为生态系统理论、课堂生态理论和生态给养理论。下面，我们将对每个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教材研究进行评述。

3.1 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

生态系统理论模型（见图1）认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双向互惠的关系，人的发展受到不同圈层（scales）生态环境及环境间联系的影响。整个生态系统以同心嵌套的方式排列，包括微观、中观、外观和宏观四个子系统。首先，微观系统位于最内层，由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经历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构成；其次，中观系统包含多个微观系统，描绘了发展中的人积极参与的多个不同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外观系统是中观系统的延展，包括发展中的人没有积极参与的多个不同情境间的联系，但这些情境却与个体所在情境相互作用；最后，宏观系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指的是各种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在整个文化或亚文化水平上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并成为基础的信念系统或意识系统（Bronfenbrenner 1979: 22–26；刘宏刚 2021）。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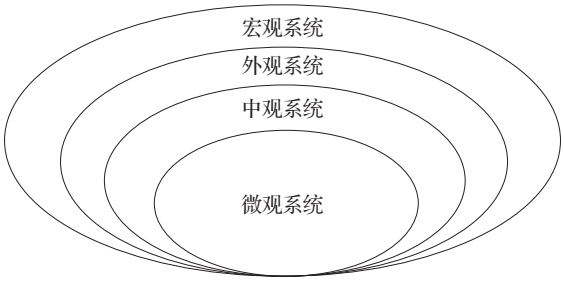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在教材研究方面，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多用于挖掘不同系统圈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Li *et al.* (2023) 通过访谈发现，宏观的国家政策、中观的教学制度及群体期望和微观的个人信念之间的互动对教师参与设计教材中的意识形态表征产生了影响，而教师能动性在该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视角认为环境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二者的发展，而非单一维度因素的作用。但是该研究仅关注到了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却忽略了个体对环境的作用以及外观系统的存在。相比之下，Shu *et al.* (2023) 基于合作性教材开发项目，收集访谈、书面反思日志和官方文件，分析发现七名研究者在与来自不同圈层的参与者合作时得到了专业上的发展，同时也促生了一个以多方向、多样化和互惠的能量流动为特征的新生态系统。此外，政府支持、对话平台、个体的能动性和合作心态是影响研究者参与教材开发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证实了在教材开发共同体下，研究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当地教育生态系统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确认了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双向影响。

3.2 课堂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

课堂生态理论模型（见图2）重点关注课堂参与者、教学过程、教学建构和课堂实物四个要素在真实课堂情境下的相互作用。课堂参与者指的是参与和共同塑造日常课堂体验的个体，例如教师和学生；教学过程包括一系列目标导向的行动或活动，比如学习、教学和课堂话语；教学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建构则是课堂情境中相对稳定的组织力量，比如课程设置、权力结构和课堂话语的组织形式；课堂实物是在课堂情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物质实体，比如教材等（Guerrettaz & Johnston 2013: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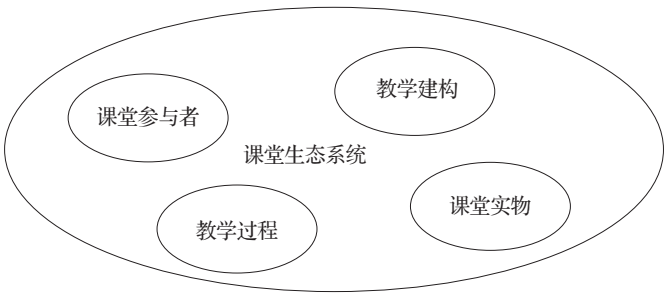

图2 课堂生态理论模型

将课堂概念化为生态系统（van Lier 2004），利用给养和涌现的概念来分析真实课堂生态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教材在课堂内的角色和功能，为探讨师生课堂教材使用提供了新的视角。Guerrettaz & Johnston (2013)通过分析课堂观察、田野日志、师生访谈、实物资料等质性数据，发现教材对课程组织、课堂话语和语言学习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拓展了课堂生态框架，再现了真实课堂情境中各要素之间的交织关系，但是作者同时也指出课堂生态的框架并非固定。为了回应此研究，*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于2014年发表了一组评论性文章，探讨了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角色、技术、开放性教育资源、教材权威性等议题，并呼吁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Guerrettaz & Johnston 2014; Blyth 2014; Brown 2014; Garton & Graves 2014; Morgan & Martin 2014; Tarone 2014; Larsen-Freeman 2014）。毕争（2019）结合课堂生态理论视角和POA教材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研究了三名教师教材使用的过程和效果。该研究结合教师教材使用的全流程和学生的效果反馈，突破了以往研究视角单一的局限。Mathieu (2022) 则结合课堂生态和社会物质主义视角开展研究，发现在双语沉浸式课堂语境下，教师自编教材在课程、教学范式、学生话语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此外，贾蕾（2017）通过探讨课堂生态四要素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变化，发现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经历了封闭、实用、互动和多元化发展的演进路径，在该过程中课堂生态平衡也逐渐得到了完善。

3.3 生态给养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

van Lier（2004）将教材概念化为语言给养。给养与意义潜势或行为潜势相关，这种潜势是否能够转化成真正的给养在宏观上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环境和语言三要素之间的积极互动，而在微观上则取决于感知、解读和行动三要素之间的积极互动（见图3）（秦丽莉，戴炜栋 2015: 228–230；何艳华，秦丽莉 2022）。因此，语言教材中的生态给养可以被界定为语言使用者感知、解读教材中的语言学习资源和互动机会（给养潜势），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将其转化为对语言学习活动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内容（真正的给养）（秦丽莉等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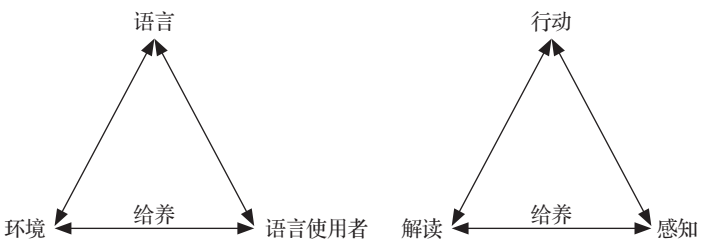

图3 宏观给养形成与微观给养形成的三要素关系模型
（转引自秦丽莉，戴炜栋 2015：228–230）

生态给养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多基于宏观给养框架的理念，探讨教材对教材使用者的给养和限制。Britton & Austin（2022）结合生态视角和社会物质主义视角，探究了不同类型的学习材料中公平元素与学生书面写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生与不同材料之间的“纠缠”对其写作发展和社会公平意识具有促进作用，而当学生的教材使用目的与教师发生分歧时则会产生阻碍作用。Eddy U（2022）将八名ESL教师分成纯文本教材组和文本加图片教材组，通过课后访谈分析了不同教材类型对教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师教学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教师利用多模态材料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例子，而不仅仅是聚焦语言定义，同时也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参与机会，提供了更多给养，多模态教材优于纯文本教材。Li（2023）则在生态视角下探讨了教材使用对教师学习的给养和限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的编码方案融合了生态系统圈层和给养互动，对于未来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此外，有研究者将给养概念应用于教材评估，如Berthelsen & Tannert（2020）开发针对数字教材的给养分析框架，分析了六门在线课程对物理给养、虚拟给养和虚拟调节的社会给养的整合和利用方式；秦丽莉等（2023）基于生态给养理论，提出针对外语教材中课程思政元素多模态内容的系统性评估框架，将给养潜势与给养转化有效衔接。

然而，鲜有学者从感知、解读和行动三个维度开展教材使用研究，仅Lai（2013）基于给养–符号学（affordance-semiotics）视角，通过分析四名学习者对材料内容的符号感知、选择与行为，探索了符号、行为和意义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符号的外化、内化机制。该研究响应van Lier（2004）建议的生态–符号学（ecological-semiotics）方法，架构起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4. 思考与讨论

通过回顾现有研究，笔者总结了三种教育语言学生态理论视角指导下的教材研究在研究焦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的特征（见表1），下面将逐点展开论述。

表1 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分支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特征

理论视角 / 特征	生态系统理论	课堂生态理论	生态给养理论
研究焦点	不同圈层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教材与其他课堂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教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	教材对教材使用者的促进或限制作用
研究主题	教材开发	教材使用、教材史	教材使用、教材评估
研究方法	质性个案研究	质性个案研究为主	质性个案研究为主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4.1 研究焦点

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沿袭生态学的理念，关注参与者与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强调采用整体、关联的生态观念。具体来说，生态系统理论由四个子系统构成，各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交织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其他圈层生态系统的变化，所以多被用于探究系统内部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教材研究领域，活动理论也常被用于探究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如林娟，战菊 2015；陈文婷 2023）。但是我们认为，活动理论的三角形框架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容易忽视某些因素，而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则更加开放，有利于全面把握教材研究的复杂性特征。课堂生态理论则将课堂拆解为四个互相关联的要素，通常结合社会物质主义视角（Toohey 2019；Guerrettaz *et al.* 2021）强调教材使用是涉及多种力量间彼此纠缠（entanglement）的动态过程，赋予教材能动属性，以探索教材与其他课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教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中介功能。生态给养理论指导下的教材研究则多从宏观给养框架展开，重视特定教学情境下教材对教材使用者的促进或限制作用，却忽视了从微观给养框架考察教材使用者的心理特征和给养转化状况。

4.2 研究主题

现有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以教材使用研究为主，教材开发、教材评估和教材史研究较少。具体来说，生态系统理论被用于探索教材开发过程中教材编写者或教材研究者的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课堂生态视角多被用于研究教师教材使用过程中教材在真实课堂内的作用机制，但对学习者的教材使用关注不足。生态给养理论则多用于探究教师或学生的教材使用对其发展的促进或限制作用，但鲜有研究评估教材中的给养呈现和学习者的给养转化。除此之外，贾蕾（2017）创新性地将课堂生态应用于我国教材史研究，展示了课堂生态理论的应用价值。总之，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主题较为丰富，但总体数量不多，且对教材分析、教材评估等研究主题关注不足。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4.3 研究方法

现有外语教材研究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量化研究居多，质性研究较少，混合研究鲜见（戴炜栋 2022；常畅，杨鲁新 2023）。然而，生态视角下的外语教材研究却多以质性（多）个案研究为主，研究者通常采用访谈、课堂观察、田野笔记、实物资料等多种数据收集方式。质性方法应用较多的原因可能是相比于发现一般性规律，生态视角更加重视从自然的、无干预的真实教学情境出发，通过深描以还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交织关系，进而自下而上归纳观点（杨金龙，梅德明 2019）。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外语教材研究注入更多活力，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近年来新兴的Q方法、个体动态法和微变化研究法等运用于教材研究。如Q方法重点关注个体在社会实践（如教材使用实践）中的主观意识和主观认知，有利于改善教材评估无主体或脱离教材使用者的现象，对教材编写和使用实践指导意义的相关性也更加贴切。另外，未来研究也应重视量化研究的开展，如基于给养转化的感知、解读和行动三要素编制问卷，研究学习者教材使用前后的给养转化情况。

5. 基于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外语教材研究理论整合模型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已有研究及其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整合现有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系统整体的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外语教材研究理论整合模型（见图4的A层次部分），并基于该模型探讨教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见图4的B层次部分，将在后续小节展开介绍）。该理论整合模型以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为体，课堂生态理论模型为核，即将课堂概念化为子生态系统，属于嵌套生态系统内的一部分（van Lier 2011: 384）。给养则涌现于整个生态系统中，通过不同要素间的互动得以转化（转化方向用双箭头直线表示）。具体来说，在该模型中，存在着多组互动关系，如不同系统圈层之间、微观课堂生态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其他系统圈层与微观课堂生态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而给养则在这些互动关系中被能动要素所转化。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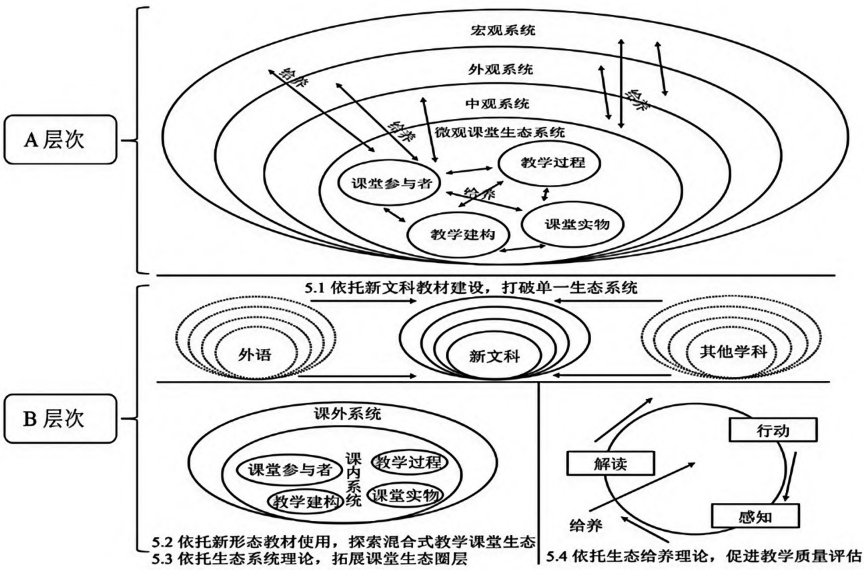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外语教材研究理论整合模型

5.1 依托新文科教材建设，打破单一生态系统

依托新文科教材建设的外语学科知识体系创新需要秉持生态性和全局性的理念，以实现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体用结合”（邓世平 2023）。换言之，新文科教材建设需要在坚持外语学科底色的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强化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这就需要外语学科跨越本学科生态系统，实现与其他学科生态系统内部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交叉融合（见图4的B层次5.1部分，“外语”“新文科”“其他学科”三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动用单向箭头表示）。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为探究在多学科教材开发合作共同体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教材开发者之间是如何实现互动发展并引发新的外语学科生态系统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为解答教材中的非知识性内容与教材使用者所处的宏观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比如，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分析教材中非知识性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微观）、教师选材理念（中观）、编者的教材编写理念（外观）和国家教材建设指南等官方文件（宏观）之间的一致性予以考察。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5.2 依托新形态教材使用，探索混合式教学课堂生态

以往研究中对教材的定义仍停留于单一的纸质教科书，鲜有学者从生态视角探讨数字教材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新形态教材的开发与使用进一步改变了课堂结构，尤其是促进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乃至融合式课堂生态的发展（杨港，匡琼琼 2023；杨莉芳 2024）。课堂生态理论模型（见图4的B层次5.2部分的课内 / 外生态系统）为探讨新形态教材作为“课堂实物”与其他课堂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师生之间如何通过新形态教材的调节作用来实现传统角色的转变、师生互动对其教材使用行为有何影响等疑问提供了理论借鉴。此外，相比于生态系统理论和生态给养理论，国内学者对课堂生态理论模型的关注不足，未来有必要基于课堂生态理论探索并还原不同情境下真实的语言课堂生态，进而探索课堂活动中的教材使用。

5.3 依托生态系统理论，拓展课堂生态圈层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外语学习已不再局限于课堂，移动学习和网络学习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学习方式。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加强对课外学习生态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关于不同形态教材资源在课内生态系统的四要素与课外生态系统之间是如何联系的（见图4的B层次5.3部分），这值得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此外，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的同心嵌套结构，将课堂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的核心子系统，进而探索课内生态系统与课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洞悉学生课外学习与课内学习之间的联系。

5.4 依托生态给养理论，促进教学质量评估

新时代外语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外语教学目标要求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在教学中实现有机结合。针对教材中知识性内容的转化效果可以通过标准化测试进行评价，而非知识性内容（如文化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在教材使用中的转化方式和转化效果却不能像考察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一样，仅凭标准化测试对结果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进行统一量化。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同样认为，教育质量不能仅凭测试检验，因为促进学习的不是更多的材料和练习，而是学生的学习体验或学习投入（van Lier 2004, 2010）。微观生态给养转化模型中感知、解读与行动三个要素间的循环互动确保了学习者更多的学习投入（见图4的B层次5.4部分），因此可以用来评价教学质量，尤其适用于评估教材中非知识性内容的生态给养转化效果，以弥补测试结果的片面性，促进教学质量评估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比如，可以调研学习者对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内容的感知与解读，以及所采取的相关语言学习行动，进而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探索教材中的课程思政给养转化情况，最终评估教材使用的有效性和课程思政教学的科学性，用以指导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等。

6. 结　语

通过生态的范式开展外语教材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因子间互动关系的理解。本文首先梳理了教育语言学生态视角下的不同理论模型及其指导下的教材研究现状，然后基于此讨论了现有研究在研究焦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三方面的特征，最后通过整合现有生态理论框架提出了未来教材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为回答如何解决现行教材发展所带来的时代之问提供了思路。未来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设计实证研究，以教材研究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持续优化。

参考文献

[1] Berthelsen U D & Tannert M. Utilizing the affordances of digital learning materials [J]. *L1-Educationa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20, 20(2): 1–23. https//doi.org/10.17239/L1ESLL-2020.20.02.03.

[2] Blyth C.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new classroom ecolog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62–664.

[3] Britton E R & Austin T Y.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equity materials on undergraduate L2 students' writing development [A]. In LaScotte D K, Mathieu C S & David S S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 Mediation in Language Learner Pedagogy* [C]. Cham: Springer, 2022. 229–246.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4] Bronfenbren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 Brown D.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materials in the classroom ecolog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58–661.
[6] Eddy U M E. How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mediated by contextualized imag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 In LaScotte D K, Mathieu C S & David S S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 Mediation in Language Learner Pedagogy* [C]. Cham: Springer, 2022. 55–71.
[7] Garton S & Graves K. Identifying a research agenda for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54–657.
[8] Guerrettaz A M & Johnston B. A response: The concept of the classroom ecology and the roles of teachers in materials use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71–672.
[9] Guerrettaz A M & Johnston B. Materials in the classroom ecolog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3, 97(3): 779–796.
[10] Guerrettaz A M, Engman M M & Matsumoto Y. Empirically defin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use through sociomaterial perspective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1, 105(S1): 3–20.
[11]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A]. In Fill A & Mühlhäu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 175–202.
[12] Lai A W L. Ecosystem-wide characteristics of an ESL environment in situ: An affordance-semiotics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3, 1(4): 75–89.
[13] Larsen-Freeman D. It's about time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65–667.
[14] Li J, Wu Y & Gao X S (Andy). Language teachers' engagement with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as materials designers [J]. *System*, 2023, 117. https://doi.org/0.1016/j.system.2023.103121.
[15] Li D Y. Material use for EFL teacher learning in classroom ecology: A perturbation or affordance?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23. https://doi.org/10.1080/07908318.2023.2288132.
[16] Mathieu C S. The Role of Materials in the Secondary Spanish Immersion Classroom Ecology [A]. In LaScotte D K, Mathieu C S & David S S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 Mediation in Language Learner Pedagogy* [C]. Cham: Springer, 2022. 1–16.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17] Morgan B & Martin I.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for classroom-as-ecosystem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67–670.
[18] Shu D F, Yang S S & Sato M. Cultivating a new ecosyste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 focus on researchers in a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3, 107(2): 405–427.
[19] Tarone E. Perspective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4, 98(2): 652–653.
[20] Toohey K. The onto-epistemologies of new materialism: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pedagogies and research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9, 40(6): 937–956.
[21] van Lier L. Ecological-semiotic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 In Spolsky B & Hult F (eds.). *Th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C]. Boston: Blackwell, 2008. 596–605.
[22] van Lier L. Language learning: An ecological-semiotic approach [A]. In Hinkel E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83–394.
[23] van Lier L.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24] van Lier L.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Practice to theory, theory to practice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3): 2–6.
[25] Zahoor M & Janjua F. Green contents in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Pakistan: An ecolinguistic and ecopedagogical appraisal [J].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20, 46(2): 321–338.
[26] 毕争. 课堂生态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师教材使用个案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27] 常畅，杨鲁新. 我国英语教材研究60年述评——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外语界，2023，(1)：76–83.
[28] 常远. 大学英语教材的生态评估 [J]. 外国语文，2018，34(5)：147–154.
[29] 陈文婷. 基于使用活动的高校新形态外语教材评估研究[A]. 杨莉芳，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 176–203
[30] 戴炜栋. 加强外语教材建设，对接国家教育战略[J]. 外语教材研究，2022. 1–11.
[31] 邓世平. 新文科视域下外语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建构：一项跨案例研究[J]. 外语界，2023，(4)：34–41.
[32] 何伟，高然，刘佳欢. 生态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33] 何伟，沈维.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语言教材动物话语表征研究[J]. 外语教学，2023，44(4)：7-15.
[34] 何艳华，秦丽莉.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生态给养转化对比研究[J].外国语文，2022，38(5)：131-141.
[35] 贾蕾. 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发展研究：教材的视角[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30)：48-50.
[36] 林娟，战菊.“活动”中的英语写作教材评估与使用——来自高校英语教师的声音 [J]. 现代外语，2015，38(6)：790-801，873.
[37] 刘宏刚. 基于Bro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的外语教师发展研究：综述与展望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2)：56-63.
[38] 秦丽莉，戴炜栋. 生态视阈下大学英语学习环境给养状况调查[J]. 现代外语，2015，38(2)：227-237，292.
[39] 秦丽莉，姜伟，王永亮. 基于生态给养理论的外语教材评估框架构建——以课程思政元素的多模态内容为例[J]. 外语界，2023，(6)：23-31.
[40] 束定芳. 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46(6)：20-32.
[41] 陶伟，古海波. 我国外语教材研究综述（2010-2019）[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3)：77-82.
[42] 肖磊，王宁. 中国教材分析：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J]. 课程·教材·教法，2021，41(10)：42-50.
[43] 徐锦芬，刘文波. 外语教材使用：分析框架与研究主题[J]. 现代外语，2023，46(1)：132-142.
[44] 杨港，匡琼琼. 信息化时代外语教材发展态势与新形态教材建设展望[J]. 外语教材研究，2023，(0)：44-64.
[45] 杨金龙，梅德明. 教育语言学研究在中国：领域与方法[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2)：37-42.
[46] 杨莉芳.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J]. 外语界，2024，(1)：57-64.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